

凤凰血

寐语者 作品



十五娉婷，寂寞帝姬惊刺流亡王孙
孽欲纠缠，白骨红颜
双十绰约，莲华色女远去异国千里
凤凰啼血，浴火涅槃

凤血

凤血
寐语者 作品

定价	¥15.00	ISBN	9 787539 000000
开本	32开	字数	150千字
页数	256页	印数	10000册
印次	1次	日期	2008年1月
印数	10000册	定价	¥15.00
ISBN	9 787539 000000	定价	¥15.00

(装帧精良 内容精彩 衷心感谢百利传媒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凤血 / 寐语者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2008.4

ISBN 978-7-80755-319-9

I. 凤… II. 寐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49832 号

凤血

- 作 者: 寐语者
责任编辑: 申 强
特约监制: 孟 祎
封面设计: 门乃婷工作室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
地 址: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邮政编码: 050061
网上书店: 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邮购热线: 0311—88643242
销售热线: 0311—88643227/3228/3229
传 真: 0311—88643225
E-mail: hspul@163.com
印 刷: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: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字 数: 326 千字
印 张: 17.5
版 次: 2008 年 5 月第 1 版
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80755-319-9
定 价: 25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CONTENTS

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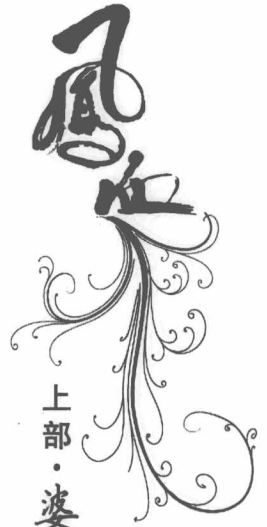
上部·婆婆部

- 第一章·金枝委地谁人拾·003
- 第二章·琼庭暗香曾入袖·007
- 第三章·凤羽摇落梧桐影·012
- 第四章·齐纨新裂见莲华·018
- 第五章·鸳鸯风急不成眠·023
- 第六章·箏上新弦张旧恨·029
- 第七章·锦绣华年对霜冷·035
- 第八章·会向瑶台下逢·042
- 第九章·昆山玉碎引潜龙·048
- 第十章·何来乔木庇丝萝·054
- 第十一章·销魂却在夕阳中·060
- 第十二章·燃椽焚羽待涅槃·066
- 第十三章·为谁斫断红丝腕·073
- 第十四章·红染绣线嫁衣成·080
- 第十五章·此身已随前缘误·087
- 第十六章·回看流年是蹉跎·094
- 第十七章·当时何似莫匆匆·101



下部·涅槃部

- 第十八章·别有幽怨各自生·111
- 第十九章·故人一去不堪梦·117
- 第二十章·红颜此历千万劫·125
- 第二十一章·啼鸟惊飞恨未央·132
- 第二十二章·弹指灰飞事成空·139
- 第二十三章·独向天阙伶仃行·147
- 第二十四章·一夜东风看摧杀·154
- 第二十五章·箫韶九成待来仪·161
- 第二十六章·素手乾坤见方寸·169
- 第二十七章·从此不复梦承恩·176
- 第二十八章·卑飞敛翼鸷将击·183
- 第二十九章·劲羽离弦不能回·189
- 第三十章·云退霜杀夜将尽·196
- 第三十一章·一夕翻覆在天家·203
- 第三十二章·血色山河万里染·211
- 第三十三章·谁家天子谁家事·220
- 第三十四章·半世过尽半世兴·226
- 《凤图》预告篇·235
- 凤血鉴证实录 by 塞壬猫妖·237
- 于无声处听惊雷 by Appd·273



上部·婆婆部



上階・藝文部

金枝委地谁人拾

第一章

簌簌，陈旧的殿前飞檐上一大块积尘被震落，沉闷的轰隆巨响又一次从南面宫门传来，伴随而来的，是一种奇异的潮水般的声音。映红大半个天际的火光隆隆如岩浆，似要将天幕烫出个窟窿来。

“哟凰，哟凰你听见了吗？”
典衣宫装散发的女子拖曳着长长的披帛从殿外奔进来，轻盈似凤蝶。殿门空敞，旷寂的殿上一个人也不见，唯有她的细碎脚步声一路穿过，径直来到玉雕翔鸾屏风前，朝端坐琴案后的素衣少女拍手笑道：“快听，外边好热闹，宫里又放焰火了！”

素衣鬢髻的少女抬起头来，面容与这绯衣女子相似。只是绯衣女子已不年轻，眼尾唇角已有风霜痕迹。少女朝她伸出手，笑容温暖：“母妃，你的发髻散了。”
“散了吗？”绯衣女子微怔，依言温顺地坐下来，任凭少女为她梳头。少女跪坐在她身后，掬起如缎的长发在掌心，却见几丝白发暗潜在青丝间，甚是触目。“快些梳呀。”绯衣女子催促道，“宫里放焰火了，今晚必有庆典，你父皇兴许会来的！哟凰，我要梳仙螺髻，皇上最爱这发式，当日他便站在木槿花下，瞧着我，秋水为神，裁玉为骨……”她呢喃着羞红了双颊，恍然沉入昔年绮梦，身后少女也随之流露出一丝笑容。

父皇，父皇已经十六年未曾来过辛夷宫，往后也不会再来了。
哟凰握了玉梳，一下下梳过母亲发间，为母亲梳了七八年的头，一天天看着白发

从青丝里长出来。往日她总会悄悄将白发扯去，害怕有一天会看见母亲满头成霜。

今日过后，母亲这一头珍爱的长发再不会变白了。

又一声轰然巨响震动大殿，琉璃翠瓦跌落的脆响接连传来。绯衣女子蓦然激动起来，指着天上血似的火光叫道：“有烟花，好多的烟花！昀凰你看，你看！”她激动得霞染双颊，不由分说拽起昀凰的袖子，拖她到殿外廊下，“天上好亮啊，跟你出生那年的烟花一模一样……那年新岁，皇上大赦天下庆贺你降生，宫里放了三天三夜的焰火，就是这样的，昀凰你记不记得？”

她紧拽着昀凰的袖子，殷殷热望，眼里满是期盼。昀凰点头笑笑：“母妃，我记得。”于是她便真的相信她记得，越发欢喜不已，奔到庭中仰望满天火光，雀跃得像个孩子。昀凰靠在廊柱上，静静地看了她一会儿，终将目光投向火光中的遥远天际。

父皇的头颅已在永安门上悬挂大半日了。

叛军从外城攻入宫城足足费了三日，听说护城河里满满都是尸体，血水一直流淌到永安门去。虽然气数已尽，残存的万余王师和三千禁军，还是为父皇效尽了最后的忠诚。最后一支勤王之师殒没后，父皇率太子和五位皇子亲自出战……说是出战，毋宁说是赴死。他们齐齐死在阵前，连父皇的头颅也被斩下。这样酷烈的死亡，的确更符合父皇的暴戾之名。他一生嗜杀，最终宁肯带着儿子们迎头撞上屠刀，也不肯同后妃窝囊地死在深宫里。

父皇的面容已经遥远而模糊，怎么也想不起他长什么样子。仅有的记忆也停留在三岁之前，往后十六年他再未同她说过一句话。她曾站在远处看过，每逢皇家大典跟在兄弟姐妹身后远远叩拜过……除此，再无印象。

可惜了，她都不记得他的样子，如今悬挂在城上的头颅也不知是狰狞还是凄凉。这样想着，却也不觉得悲伤，仿佛只是一个与她无关的人。

荒凉的辛夷宫，到此刻越发冷寂得像座坟墓，原本不多的几个老官人已逃的逃，躲的躲了。整个宫里已全然打翻了个，什么君臣主从也顾不得了，能逃命的都自顾自地逃命去了。

半个时辰前来过一名仓皇的内侍，传皇后懿旨，召恪妃与清平公主速往中宫觐见。看这光景，也该是时候了，叛军很快将要攻进宫里，皇后召见诸妃嫔公主，必是备好鸩酒要一同上路了。

可这次不同，昀凰不接旨，也不打算去中宫。卑顺温和的清平公主对皇后的懿旨毫无反应，令传旨的内侍无措而返。

疯癫失宠的恪妃，连位分低微的才人也敢当面欺负，何况是高贵的后妃们。昀凰

望着兀自欢喜奔走的母亲微微一笑，十几年隐忍下来，到此刻终于不必掩饰心中的憎恶了。即便是死，也懒得与她们死在一处。

“母妃。”昀凰徐步走下宫阶，立在梨花树下，素锦长裾逶迤身后，“时辰差不多了，我们该去见父皇了。”她向母亲伸出手去，广袖迎风，纷纷落英恰被风吹散，如雪砌落。几点花瓣飘落掌心，质若初雪，犹不及她掌心的莹洁。

琴案上酒樽已斟满，碧色的酒，馥郁可人。

昀凰双手将绿玉杯捧到恪妃面前，眉眼盈盈地笑道：“佳人醉颜酡，母妃稍饮些酒，父皇看了不知多喜欢。”恪妃轻笑，娇羞不已，接了杯子引袖送至唇边。蓦然又是一声巨震，令她失手泼洒了大半杯酒。昀凰只得再将杯里注满，恪妃却放下了杯子，含羞而笑：“不，我要等皇上来时一同喝。”说罢翩然转身，到妆台前欣欣顾影，拣了一支金步摇仔细插在鬓旁。

昀凰怔怔看她，耳听得殿外巨声一下连着一下，仿佛离辛夷宫越来越近了。

再不能等了，一旦叛军冲杀进来，便是求死也不能。

听说叛军攻入睿王府后，将府里女眷通通发为营妓，更将安乐郡主凌辱至死。

那潮水般的喊杀声隐隐已至近处，昀凰执起酒杯，却再也劝不动恪妃，疯癫的女子偏在此时固执起来。昀凰一咬牙，将酒杯强送到她唇边。恪妃惊叫着挣脱，踉跄后退数步，手腕却被昀凰紧紧扣住。昀凰一语不发，紧紧抿了唇，执杯的手却连连剧颤，洒了自己一襟的酒。恪妃望着她的面容，终于害怕起来，拼命摇头挣扎，说什么也不肯喝。

轰然一声响，落锁的宫门突然被人从外撞击。

酒杯脱手坠地。

恪妃趁机挣脱，往殿外奔去。

昀凰也不追赶，转身自琴案上拿起一张朱漆雕弓，张弓搭箭，对准了母亲背影。

这箭，本是留给踏入辛夷宫的第一个叛军。

这弓，本是为博父皇一顾而准备。

今上尚武，每年的行苑射典，成年皇子公主均可一试身手，夺得头筹者必能得今上嘉赏。昀凰从九岁开始练习，偷偷向侍卫求教，躲在辛夷宫里射坏无数草垛。到十五岁及笄那年，终于可以参加射典，却被皇后一道懿旨留在宫中，命清平公主随侍弥留的顺惠太妃，不必前往行苑。之后四年的射典，皇后总有恰到好处的理由，将清平公主一人留下。

多年苦习的箭术，一次也未能用上。





此刻挽弓所向，却是射向自己的母亲。一查这箭或已射断弦，我虽失明，下弦断宫门被撞得摇摇欲裂，恪妃被这动静吓得手足无措，不敢再往前跑，一时怯生生立在庭中，茫然望住殿前的女儿。昀凰立在殿门阶上，苍白指尖稳稳控住白羽箭尾，将三棱铁矢对准了母亲心窝。

最后一声巨响里，高大的宫门被轰然撞开。昀凰猛地闭了眼，指尖上力道一松！

恪妃一声尖叫。

昀凰眼也不睁，转身扑到琴案前，举起剩下半壶毒酒仰头便喝。

“公主且慢！”一个男子声音急呼，因惶急而透出凌厉。随之却是恪妃哽咽惊恐的呼声：“放开我！”

昀凰僵住，缓缓放下酒壶，鼓足最大的勇气回头。只见恪妃被一名内侍扑倒在地，毫发无伤，白羽箭正中她身后的木槿树身，箭尾犹自颤颤。昀凰缓过一口气，再没力气支撑，软软跌倒在案前，茫然望向恪妃身后的那人。

正午阳光白晃晃照在他绛紫朝服上，整个人灿然生辉，耀得昀凰目眩。

昀凰想站起身来，却周身虚软，冷汗不知何时已湿透衣衫。那人大步来到跟前，扶她靠住琴案，一双深湛眸子关切地看她。昀凰颓然闭上了眼，再睁开时已寂然无波：“沈大人，久违了。”

“臣万死，臣护驾来迟。”沈觉垂眸不敢看她。

护驾，他说他来护驾。

从太子侍读，而至太子宾客，年过弱冠便官至少傅，这位受父皇恩宠有加的当世第一才子，临阵倒戈，携军机密件投向叛军，引致络川之役十万王师兵败如山倒，叛军至此长驱直入帝京。宫陷之日，他堂而皇之踏入辛夷宫，却说是来护驾。

昀凰抬眸，一双眸子极澈极亮，似要将他看个透彻。

沈觉低下头去，态度温文卑逊：“臣恭迎公主与恪妃娘娘鸾驾至昌王府暂避，免受兵事滋扰。”庭中恪妃已被内侍拉起来，一左一右地攥住，惊恐尖叫一声接一声传来。

昀凰冷冷看着，垂在身侧的右手缓缓握紧。沈觉看见她的动作，挺秀眉峰略微一抬，却不能做声。她绾凤双鬟髻早已散了，青丝纷披双肩，衬得脸颊一点血色也无。望着庭中挣扎哭叫的母亲，方才一心赴死的决绝亦如草灰熄散，昀凰漠然开口：“别吓着她，我随你去便是。”



雨丝如织，密密垂落朱檐。已是季春三月，檐外燕子呢喃，纷落了残红一地。

“花都谢了。”恪妃喃喃自语，恍惚直往中庭里去，也不顾密雨正急，身后披帛绣带拖曳于泥泞。两名侍女撑伞追了上去，替她遮去雨丝，却怎么也劝不住她。恪妃展开广袖，只忙着为那些花儿遮雨，自己却衣袂尽湿。

两名侍女正觉无奈，却听身后传来轻柔语声：“母妃，回来。”

清平公主不知何时来到庭前，素衣广袖，青丝如云，净瓷似的一个人，连语声也似水溅瓷上。听见她的声音，恪妃立即转身，像个做错事被发现的孩子，讪讪地任由侍女挽回。

昀凰抬手为她拭去颊上水迹，举止轻柔，恪妃却似十分不安，怯怯低了头道：“是你父皇最喜欢的木芙蓉呢……”这话在侍女听来，也不由得心中一酸，昀凰却淡淡道：“花谢了还会再开，父皇不会错过的。”恪妃侧首想了想，脸上浮上些笑容。

忽有侍女进来通传，称昌王与沈少傅求见。

听有外人来，恪妃立时惊慌失措，拽了昀凰的袖子怎么也不肯放手。

昌王引着沈觉穿过曲折回廊，一路行至王府最北侧的僻静院落，沿路不见几个仆役，石径上落英成泥。“一时匆促，只备得这么个寒碜地方。”昌王笑得谦和，待沈觉十分客气，沈觉亦谦逊有加：“有赖王爷照应周全。”昌王抚须一笑：“皇命在上，老夫



不过举手之劳。”

新皇即位，论辈分仍是昌王的侄孙，待这位老王爷礼遇有加，而沈觉也是新皇御前红人。二人此时悄然而至，也不带一个侍从，转入门内，迎面便见清平公主独立庭中，一身素衣皎洁。

昀凰执晚辈礼，敛襟向昌王略略欠身。

昌王素以风流闻名，年过六旬仍姬妾成群，见得昀凰一屈身的风致，却不由得呆了。

前日一乘轻车载了这对母女入府，匆忙间未及细看，为避嫌起见，也不曾私下探视。此时乍见，这孩子已出落得如此姿貌，犹胜她母亲当年风华。

只是谁又料到，昔日艳绝天下、宠冠六宫的恪妃，会落得如今这般境地。

昌王心下歉歉，面上自是一派长者敦厚，问候了称病未出的恪妃，又细细关照一番起居，这才借故先行离去，剩下沈觉与昀凰单独相对，三步之隔，一世之遥。

假若当日父皇允了他的求婚，眼下又会是怎样的光景？

昀凰不合时宜地想到了这个问题，不由得露出微微笑容。沈觉定定地看她，终于能够这样看她，无须避嫌，无须卑微……她却以一抹深凉透人的笑容相迎。

良久对视，沈觉徐徐垂下了目光。

庆嘉元年，信平侯次子沈觉以弱冠之年随父使北齐，雄辩于庭，震慑异邦，令齐主抚膺长叹。是夜齐使至驿馆，许以高位厚帛美姬，沈觉按剑逐客。归朝之日，帝设宴宫中，厚赐嘉恩，以帝女尚之……岁冬，临川公主下嫁沈氏，婚后不久即染疾，逝于庆嘉二年仲夏。

宫宴之日，帝十一女清平公主昀凰随着一班位分低微的宫眷坐在最偏远的席位。殿前歌舞升平，繁花似锦，才俊风流，于她只是局外的热闹。父皇很高兴，趁醉指着那出尽风头的锦衣少年说：“朕也听过京中传言，说沈郎风流，拟配天女。今日朕的女儿都在这里，沈觉，你可有瞧上哪个？”父皇生性豪迈，常有惊人之语，当众说出这番不合体统的话，更令帘幕后的公主们惊嗔羞怯不已。几位适龄的公主更是粉面飞霞，一面拿纨扇遮了脸，一面偷眼看那俊俏沈郎。

昀凰听得有趣，好奇心性上来，也翘首去张望。只见沈家父子跪地谢恩不迭，父皇笑望了这边帘幕一眼，等着沈觉开口。殿上诸人都在窃窃猜测沈郎会求娶哪一位公主，连不苟言笑的皇后也将目光扫向这边……沈觉终于开了口：“臣，求尚清平公主。”



话音落地，满殿俱寂，方才还是歌舞升平，转眼只剩寒冰覆地。御案后的皇上骤然沉默，殿上阶下，帘内帘外，再没有一丝声音。帘幕内外无数目光投向末座的昀凰，似悄无声息的箭，将人洞穿。

清平公主名昀凰，年十五，恪妃所出。十七位帝姬的名讳皆是一个单字，唯有清平公主得皇上亲赐“昀凰”之名。昀者，日光也；鸟中之王，雄为凤，雌为凰——昀凰，翱翔在烈烈日光下的百鸟之王。

“你降生之日，皇上梦见了金色凤鸟在日光下飞舞，便为你赐名昀凰。”母妃每次说起这名字的由来，总有光彩溢于眉目，似重见昔日荣耀。她的女儿是那么与众不同，是皇上最珍爱的公主，为她诞生而设的庆典奢华至极，烟火足足燃放三个夜晚。

父皇终于开口，却是漠然的一句：“谁是清平？”

原来他已不记得她。

跪在阶下的沈家父子，以额触地，不敢抬头。

只听皇后笑了：“沈郎说的是兴平，皇上听差了。”

“哦，是兴平吗？”皇上似在自言自语，目光却扫向阶下沈氏父子。信远侯沈恩低伏的身子明显一颤，仅有极短暂的一刻迟疑，旋即朗声道：“犬子斗胆，求尚兴平公主。”

兴平公主乃皇后幼女，年仅十三，帝后爱之笃甚。

皇后微笑：“可惜兴平年幼，尚未足龄，倒是临川上月刚行过了及笄。”

帝十二女临川公主，皇后胞妹宸妃所出，年十五，美姿貌，工琴书。

皇上慵然啜一口酒，眼也不抬：“那就临川吧。”

龙颜金口，一句话便是临川的一生——隔了重重御座，层层珠帘，昀凰看不到旁人的神情，旁人也看不到她的神情。而这一切，已经与她无关，片刻前雷霆过耳的惊怔不过是清平与兴平的小小误会。

是误会，是巧合，抑或是别的，昀凰已无心去分辨，周遭或取笑或探究的目光已令她冷汗透衣。宫妃命妇们掩袖而笑，看那病妇的女儿又添一轮笑柄，看那卑顺的清平公主垂首低眉，只会盯着自己裙袂上的花纹出神。

信远侯父子叩首谢恩，宸妃与临川公主隔了帘幕谢恩，殿下群臣贺喜，内外命妇贺喜，齐颂万岁之声响彻宫阙。御前乐舞应景地换上了喜庆调子，霓裳彩衣，羽扇飞花，檀板敲罢歌方歇，觥筹交错影婆娑……皇家又逢喜事，理当普天同庆，四海齐贺。

世家风流子，乘龙上九天。





皇后郭氏与宸妃姐妹出身并不高贵，昔年只是平州刺史的女儿，郭家虽一门显贵，却从未被视作真正的后族——天佑四年，怀晋太子告发庐陵王生母华妃行咒魔之事，秽乱宫闱。景帝赐华妃鸩酒，处斩华家满门；天佑五年，庐陵王起兵平州，趁怀晋太子代天巡视北疆之际，诛杀太子及冠威将军，迫令景帝逊位。庐陵王继位登基，从母姓，改国姓为华。平州刺史郭从绍以拥立之功拜太尉，长女入主中宫，次女册妃，郭家一跃而为外戚之首。

弑兄夺位，更易国姓，倚赖外戚，本已触怒朝中元老亲贵。登基之后，新帝行事越发乖戾，尤为嗜杀，尝有老臣冒死劝谏，皆被杖毙于廷。朝中一时人心离散，重臣接连辞官求去，以致朝中无臣，边关无将，引来北齐蠢蠢欲动。天佑九年，信远侯沈恩临危受命，入朝主政。沈恩身为三朝元老，德高望重，主政十年间力行仁俭，重用良臣，三次击退北齐进犯。

临川公主下嫁信远侯府，郭家与沈家，一个是最煊赫的外戚，一个是名望最高的世家，自此终成姻亲之盟。

庆嘉元年，孟冬之岁，临川公主的婚礼轰动帝京。

三日后，新婚的临川公主与驸马沈觉回宫归省，皇后赐宴承光殿，辛夷宫疯癫的恪妃与清平公主皆在出席之列。十年过去，皇后仍没有忘记疯癫的恪妃，即使她二人胜败已分，也仍要将失败的耻辱钉在她女儿身上。

临川公主华瑛比清平公主只小三个月。当年恪妃宠盛，为清平公主庆生而燃放烟火，曾照得帝京的夜空比白昼更耀眼。三个月后临川公主降生，宫中忙于筹备清平公主的百日宴，宸妃的瑞麟宫前冷冷清清，阶下积雪三寸。

世事如棋，局局新。

昀凰与恪妃的席位被特意安排在一个微妙的位置，既不会吸引皇上的注意，又刚好能被众人瞧见。那日的恪妃很兴奋，很久没有见到这么热闹的场面，不禁手舞足蹈，引得左右掩袖侧目。昀凰的目光一刻也不敢离开她，唯恐她见到父皇出现时癫狂失态。新人几时到来，旁人如何看她，昀凰一概不曾留意。直到父皇驾临，众人叩拜，恪妃亦痴痴朝着远处穿明黄龙袍的人影俯跪下去，额头触地，久久不敢抬起。待昀凰扶起她时，恪妃满目凄惶，竟不敢朝皇上所在的地方看上一眼。所幸父皇只待了片刻便离席而去，余下各宫妃嫔在皇后跟前百般奉承，本是主角的临川公主与驸马反倒成了陪衬。

未过三巡，恪妃已有些醉了。皇后大约心情甚好，随口允了恪妃与清平公主离席。

外头纷纷扬扬下起米粒似的雪珠，细细一层雪末儿铺撒在朱檐碧栏琉璃瓦上，扑面寒风里也夹带了细碎的冰凉。昀凰替恪妃裹紧了雀绒斗篷，两个宫人左右撑起伞，一路搀扶着恪妃出来。

行至庭中，一阵疾风刮来大团霏雪，打得伞面簌簌作响。恪妃嬉笑着伸手去抓，不留神被她挣脱了宫人的搀挽，径自追着飞雪奔入腊梅林中。

两个宫人急急赶上去，昀凰长裾曳地行走不便，独自撑伞立在雪中，等了半晌也不见她们回来。雪粒子沙沙扫过薄绢绘墨的伞面，被风吹得盘旋飞舞，纷扬着掠过昀凰鬓旁。远处廊下忽有男子笑谑声，鲜衣玉冠的显王世子与安王次子扶醉更衣归来，蓦然见此，不由得驻足呆了——琼庭里暗香如缕，伞下丽人婷婷，飞雪盈袖，衣带当风，素锦长裾逶迤雪地，人似雪砌，貌若凝琼。

半醉的安王次子未能认出昀凰，醺醺然上前，一把拽了她衣袖笑道：“这是谁家美人？”昀凰大怒，抽身避过那扑面酒气，正要斥他无礼，却听一个清朗语声自后传来：“她是清平公主。”

安王次子一惊，醉里一个踉跄，竟拽着昀凰衣袖往后跌去。昀凰慌忙退后，裂帛声过，衣袖挣裂两半，晶莹肌肤赫然外露。身后那人箭步上前将她挡在身后，低叱道：“少康，不可无礼！”显王世子慌忙拽起少康，连连赔罪。昀凰羞愤至极，叱责的话冲到唇边却又生生忍回。

这般狼狈事，若是闹开，必然又添笑柄。

两人虽心虚，却也不怕昀凰，见她低头不语，趁机赔个笑脸便溜。身后那人冷冷斥道：“你们就这样走吗？”显王世子转身嬉笑道：“少康多饮了几杯，公主已雅量海涵了，沈兄又何必这么大脾气。”

他姓沈吗？昀凰心头一紧，似有只冷冰冰的手捏上心头，将一片感激的暖意捏作冰凌。

昀凰猝然背转身，一言不发离去。

“公主！”那人亟亟地唤她，昀凰头也不回，走得更急，长裾拖曳雪地带起碎雪纷纷。那人赶上来，撑一方晴空在她头上，语声关切：“你的伞。”

昀凰驻足，缓缓抬头，终于看清这人面容。





风羽 摇落梧桐影

第三章

鬓如裁，眉如画，目似星辰朗朗，这便是名满帝京的沈郎了。昀凰目不转睛地看他，一双凤眸黑白分明，清澈照见他的影子。彼时她尚年少，他亦风华正好。

这个人素昧平生，却在御前公然求她为妻；求娶了她，却不敢向父皇坚持，无端令她成为六宫笑柄；他另娶临川，却在归省之日悄然尾随她身后……昀凰的眸色越来越冷，毫不避忌地将他看了个仔仔细细，眼里的细碎的锋芒令她与方才的隐忍模样判若两人。

沈觉在她的注视之下缓缓低下了头，落雪的冬日里，挺秀鼻尖渗出一层细汗。他低头的样子令昀凰想起辛夷宫后面的修竹，积雪压弯了竹枝，颤颤垂向地面。

此后的两次相逢，一次是临川天逝之后，一次是沈觉叛离之前——再之前呢，昀凰不知道，也不再有兴趣知道。四年别后，她已是苟且偷生的阶下囚，他却是权倾京华的权贵。峨冠博带的绛紫朝服令他脱去了少年锐气，轮廓深了，肤色暗了，举止间多了从容沉着。唯一不曾改变的，是他低头的姿态，依然像极了积雪压弯的修竹。

而她亦失去当日清澈照人的目光，凤眸低垂，神色淡淡，再看不出喜恶。

“臣沈觉，参见公主。”沈觉退后一步，向昀凰行了参拜大礼。

良久未得回应，只见宫锦流云纹裙裾映入眼中，缠枝碎金属披帛垂落，似有若无地从他眼前拂过，芳冽气息袭人。沈觉微窒，眼见她近在咫尺，却有遥不可及的错觉。

庭中遍植深紫浅碧的木芙蓉，开得别样幽寂，浮动在午后微风里的花香似能